

所以坦白说，我真的打从心底抱持着无比的歉意，即使接下来我将会从头到尾巨细靡遗地详细说明黄金周事件的来龙去脉，宛如噩梦的那九日的真相，或者说宛如噩梦的那九日的疑似真相，应该完全无法传达给任何人，我从一开始就已经死心了。完全放弃传达的我，是“死心”这两个字的象征，是“死心”这两个字的化身。何况，我绝对没有把这份想法传达给他人的意思。很简单。我只是想不断地轻声嘀咕、自言自语，述说我的恩人暨朋友——羽川翼的事情。或许毫无意义。肯定——毫无助益。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毫无意义、毫无助益的。这就是所谓的万事皆空。如果是我后来认识的战场原黑仪与神原骏河——她们会为了达成目的而横冲直撞，甚至不惜牺牲一切——如果有需要可以毫不犹豫地践踏自己最重要的宝物。在如此坚强的她们眼中，我接下来想尝试的念旧与怀古行径，肯定是非常肤浅的思乡病，是值得嗤之以鼻，甚至都懒得嘲笑的行为。人活着应该朝前看，即使不主动也要敢动，即使不积极也要追求真相。这就是坚强又脆弱的她们，心中所抱持的价值观。她们说，即使不美丽也无妨。她们说，即使活在淤泥中无妨。她们说，即使贪婪也无妨。这种价值观——不一样。和我不一样。和软弱冷漠，无法与她们相比的阿良良木历不一样。我懦弱胆小，碰到红绿灯的时候，不只是确认左右来车，还得确认后面也安全才敢过马路。我这种类似人类却不是人类的家伙——和她们不一样。然而，这样的我，和羽川一样。我们是同类。或许该说是出乎意料。或许该说是正如意料。她是出类拔萃的优秀人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超越了人类智慧，我居然把这样的她与自己归类在一起，可说是极其冒犯的行径，不过依照我经历黄金周所得到近似于教训的那种概念来看，这应该就是唯一的结论了。虽然“教训”这两个字，听起来就像是某个骗子的说法，不过这是无从动摇的事实，所以也无可奈何。认定为无可奈何——并且死心吧。我与她的共通点。阿良良木历与羽川的共通之处。内心相同的部分。如今我就能理解了——黄金周结束之后又过了一段时间，在第二学期即将开始的这个节骨眼，如果是现在，事到如今，我就能伴随着强烈的痛楚理解了。正如字面所述，锥心刺骨的理解。理解了羽川翼愿意接触我的原因。理解了羽川翼愿意认识我的原因。理解了羽川翼愿意拯救我的原因。不过终究是“如今就能理解”，是“事到如今终于理解”的事情。换句话说，这是如今无从补救与挽回的事情。任何想找回的事物都已经遍寻不着，而且也已经无从找起了。即使不奢求在刚认识时就察觉，但如果能在黄金周阶段就察觉这方面的事情，或许还会有办法可想。软弱又微小的我们，或许就能成为不同的模样了。所以，这果然是我在放学后的无人教室进行的自言自语，是坐在冰冷椅子上振笔疾书，依照既定格式写成的反省文。是即将毕业的时候，用钉子在桌面刻下的后悔文字。曾经反省，但是没有后悔——我刻意不说这种冠冕堂皇的话语。我反省，也后悔。想要当作从未发生过，如果能够重来该有多好。黄金周的那段往事，令我后悔得无以复加。为什么没办法处理得更好？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如果我不是不死之身的话真的很想死——我就是后悔到这种程度。即使是现在也有可能梦见这段往事。毋庸置疑，是噩梦。羽川翼。拥有异形翅膀的少女。如果要说明发生的时期，那就是高二升上高三之际，春假的这两个星期，大约是我经历过地狱的一个月后——在现代日本，我居然遭受吸血鬼的袭击，留下其实相当浪漫的一段经历。愚蠢如我即使因为事件的后遗症而烦恼，后来还是勉强回归平凡的生活，然而羽川翼误认为我是生错时代的不良少年，并且设局将副班长的职务硬塞给我。就在我烦恼着该如何面对这个职务的时候，也可能是已经看开抛下烦恼的时候，详细

状况我记不得了——总之，就是在这样的时 候。 她受到了猫的魅惑。 猫。 食肉目猫科哺乳动物。 所以我自从黄金周之后，就不敢接近猫了。 我怕猫。 是 的——如同我怕羽川翼。 虽然前言似乎有点长，但是完全不需要着急——因为 放学后的时 间比想像的长。 那么，接下来请听我述说昨天的那场梦。 002 接 下来是后续，应该说是结尾。 隔天早上，我的两个妹妹——火怜与月火，一如 往常来把我叫 醒。无论是非假日还是周六周日和法定假日都一样，所以即使这 天是 黄金周第一天的四月二十九日也一样，她们就像是收录了指令的机 械，一 大早就叫我起床。她们并不是勤快到令我想说“总是玩到很晚甚 至熬夜的你们， 要这么早起应该也不简单吧？”这种话，也不是因为担 心哥哥作息不正常才做 出这种贴心举动，她们只是借由妨碍我的睡眠 夸示她们的力量。这可以说是示 威行为，就像是家庭内部的权力斗 争。话说回来，关于妹妹们叫我起床的方式， 我至今为止并没有特别 说明过，之所以没有说明，很大的原因在于这并非值得 提及的事情。在动画版中，妹妹们会把我踹到楼下，或是对我使用骆驼式固定 技， 或是施展筋肉人炸弹摔，等等，叫我起床的招式真的是琳琅满 目，这其实是为 了追求电视画面好看的效果。很抱歉这么说会破坏各 位的印象，不过很遗憾， 做那种事的可爱妹妹，并不存在于现实世 界。 总之，我不知道别人家里是什么 情况，至少在我家，火怜与月火 顶多只会以温柔的语气对我说“还要睡多久啊， 该起床啦”这种话 ——“睡什么回笼觉，去死吧。” 一根铁锹朝我的枕头 挥下来。“唔哦哦哦哦！”我整个人弹起来躲开这一棒。不，并没有完全躲 开，一撮头发被削掉了。而且铁锹尖端连同这撮头发，贯穿我的枕头。羽毛喷 到半空中飞舞落下。宛如天使降临的这幅光景，令我以为自己可能已经升天， 不过依 然感受得到胸腔里的心脏以三十二拍的节奏跳动，所以我似乎还活在 世 间。转头看去。我的初二妹妹——身穿浴衣的阿良良木月火，露出凶神恶煞的 表 情，努力要把那根不只是打穿枕头，甚至把底下床垫也刺破的铁锹拔 出来。 宛如铁锹的物体。不对，完全就是铁锹。世界第一的铁锹。“月、月火？你 做什么啊！是要杀了你哥吗？”“睡回笼觉的哥哥当然是死掉算了。我和火怜 都已经辛苦叫醒你 了，你却又钻回去睡觉，莫名其妙。死掉算了死掉算了死掉 算了！”“你的角色设定，怎么从一开始就变得乱七八糟了？”这样要怎么 跟上一集呼应啊！“反正跟其他人比起来，我的角色定位还不明确，所以我就试 着当 病娇了。”“什么病娇啊，这根本是疯子了吧！”“不过哥哥，既然你 躲得掉，就代表你是装睡吧？”“不，我睡得很熟……”看来人类即使睡着了， 似乎也意外地能够处理危机。虽然有人认为人类已经进化到巅峰，但其实人类 依然是潜力无穷 的生物。“居然会在意角色定位，你真的完全是个初二学生。” “我是初二没错吧？”“没错。”其实以我的初中时代来看，我也没有资格讲 别人。不，或许正因 为我是过来人，所以才非要说她几句呵。“总之不要做无 谓的事情，你只要当个早上来叫我起床的妹妹就足 够了。”“这样完全就是路 人配角吧？我才不要。”她如此回答。也没错，这种随着哥哥诞生的老套角色 设定，任何人都会抗拒 吧。“我也想当火怜那种华丽的角色，那已经是妹妹的 最终进化型了 吧？”“不，与其说那是最终进化型，不如说那是‘变成那样已 经没救 了’的角色。听好了，你还有希望，努力成为一个正经角色吧。”“目 标是成为正经妹妹的角色？”“没错。”在想成为妹妹角色的这个时间点，就 已经不是什么正经的目标 了。不过在场没人察觉这件事。“具体来说，目标是 成为《红发安妮》里的玛莉拉。”“玛莉拉？”“是啊！”我模仿马修的慵 懒语气如此回答。[1]因为我刚睡醒。“哎呀！玛莉拉真的是理想的妹妹，我

就是想要那样的妹妹，真的是傲娇中的傲娇。记得台词是‘我要的是男生！来个女生根本没办法当成人手！’这样？不过到最后却迷安妮迷得要死。”“啊，原来她是傲娇原义的个性啊。”“不，以傲娇现在的意义也可以套用。她娇化之后对安妮讲的酸言酸语超萌。”“哥哥，原来你是用这种态度在阅读清秀佳人？”“是啊，我在看《红发安妮》的时候，脑袋里响起的玛莉拉配音，毋庸置疑就是钉宫理惠小姐。”“别讲出真人姓名啦，也不想想玛莉拉几岁？”月火如此回答。这个笨蛋一点都不懂。妹妹五十岁之后剧情才进入高潮。“以这种方式来想，马修简直是人生最大的赢家。一直和妹妹两人相依为命，而且还养了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辫子姑娘，那个家伙已经超越真嗣，是阴沉茧居族的希望了。”“别把马修讲成阴沉茧居族啦……”“像是他为了安妮去买圣诞礼物的那一段，与其说是看到落泪，不如说我非常能体会他的心情。啊啊，就是会这样没错，就是会忍不住买下无谓的东西。”我感慨回想着这部名作。“所以月火，你也要效法，这么一来，我就愿意在将来和你一起住在安妮的绿屋白头偕老。”“哥哥，这样已经等同于求婚了。”“哼，这不是求婚，是波兰舞曲。”[2]“求婚之舞？啊啊，真是的，今后我要用什么心态看《红发安妮》啊？”月火不禁抱头。我微微耸肩为这个麻烦的妹妹叹息，然后下床，把睡衣换成居家服。“唔——所以小怜呢？”“啊？”开口询问才发现，月火妨碍我睡回笼觉之后，似乎满足于自己完美达成应尽的职责，就这样懒散地在我的床上翻滚。与玛莉拉差得很远的她，似乎放弃拔出铁锹了。今晚我要怎么睡觉？房间会像电玩游戏一样，出去再回来就恢复原状吗？不过，月火滚来滚去的模样，简直就是毛毛虫。就命名为妹虫吧。“哥哥，不准对妹妹取这种难听的绰号。”“先回答我的问题。那个总是跟你异体同心四处鬼混，个子比我高的华丽运动服丫头去哪里了？那个马尾妹没跟你在一起？”“火怜去慢跑啦！”“慢跑？你说的慢跑是运动的那种慢跑？真稀奇，那个家伙很少做这种事吧？”“因为今天是特别的日子，火怜说这是在庆祝黄金周的开始。”“这算是什么庆祝？”“我觉得她是想像成圣火传递路跑吧。”“这样啊，那个家伙今天也一样是笨蛋。”“火怜大概把黄金周和奥运搞混了。”“这样啊，能把只有第一个音相同的两个字搞混，真的是一如往常的笨蛋。”[3]原来如此，所以第二次来叫我起床的时候，才会只有月火一个人来。在清晨（应该说一小时前），她们一起来叫醒贪睡赖床的我，不过在这之后，虽然我等她们离开之后尝试睡回笼觉，月火却看穿我的虚招，独自为了进行回笼叫（这是什么词？）再度前来。而且手握铁锹。真的不能让这个家伙单独行动。火怜与月火之中，比较凶暴的是以格斗技维生的火怜，不过比较危险的是不知节制为何物的月火。“啊！不过话说回来，黄金周从今天开始了，却连一件好事都没有。”“哥哥，这才第一天你就这么消沉哦。”四月二十九日，星期六。日本节庆里的绿之日。“黄金周开始到现在才九个小时吧？”“像我这样的高手，九个小时就足够掌握个大概了。”“哥哥很讨厌节日或周日之类的日子呢，是超喜欢非假日的非假日人种。”“非假日人种？”听起来真不起眼。完全感受不到魅力。但我确实很不起眼。“其实我并不是讨厌，只是不擅长过假日。”“这是一回事吧？”“一回事吗？”但我觉得讨厌与不擅长是两回事。不过要说一样，其实也一样。就像是我说“在反省，但却不后悔”这句话之后，被吐槽“反省与后悔还不是一样”的感觉。总之我不知道该如何反驳。“不过，黄金周就算是黄金周，跟平常也没什么不同吧？太阳一样会东升，妹妹一样会来叫我起床，指甲一样会继续长，身高一样不会继续长。”“哎，说得也是，只差不用上学而已。”“人

类一样不会停止战争，背叛与欺骗的场面一样反复上演。” “咦？为什么话题格局变得这么大？” “今天世界上的某处肯定也有人死掉吧？我们居然无视于这样的事 实悠闲放假？应该要吊丧吧！” “哥哥，你在对谁生气？” 只因为假日（无事可做所以）很闲而不擅长打发时间就激昂不 已。妹妹对于我这样的哥哥退避三舍。我能体会她的感受。但我讲到兴致都来了，所以我决定继续讲。我并不是那种会关怀 妹妹的哥哥。“我每天都处于服丧的心情，从来没有写过贺年卡。” “是因为没有能寄的朋友吧？” “不准讲得好像你什么都知道！你知道我什么了！” “至少我知道哥哥每年收到几张贺年卡。” “这样啊。” “正确来说，是知道哥哥没有收到几张贺年卡。” “这样啊……” 我升上高中之后，终于再也没有收到任何人的贺年卡了。连那种 会寄贺年卡给全班同学的家伙也没有寄给我。换句话说，我用不着刻 意保持服丧心情，我每年都处于服丧状态之中。“原来如此，我之所以讨厌假日，原来是因为没有朋友所以没得 玩，这真是一项新的发现。” “哥哥，你察觉到用不着察觉的事情了……” 月火以无比怜爱的眼神，悲哀地看着自己的亲哥哥。顺带一提， 月火（与火怜）拥有的人际网络，大到必须以百为单位寄送贺年卡， 使得阿良良木家的家计与邮筒受到巨大的压力。真是极端的兄妹。难道就不能好好维持三点平衡吗？“总之，即使如此，假日与非假日没有两样，都是一成不变的每一 天，这样的现实从未改变。无论做了什么样的梦，都无从撼动现实。 即使把我个人的状况放在一旁不列入考虑，依然一成不变。一如往常 的日子，凭什么叫做黄金周？哪里金色了？要不到麦田当守望者吧 ——不对，这是霍尔顿[4]。太阳一样会东升，妹妹一样会来叫我起 床，指甲一样会继续长，身高一样不会继续长，人类一样不会停止战 争，背叛与欺骗的场面一样反复上演。” 我看了一眼躺在床上的月火。“格里高尔·萨姆沙[5]应该过得很快乐吧，他一早起床就变成了一只甲虫呢！这种变身也太夸张了，同样是有妹妹的人，我太羡慕他 了。妹虫，你说对吧？” “不准害得妹妹今后都一直背着这种难听的绰号。” “唔……” 总之，虽然这么说，不过关于这一点，没当过虫而是当过吸血鬼 的我，如果以自己的经验来比较，或许也没办法以纯粹的心情羡慕萨 姆沙先生。春假至今，已经一个月了。当时发生了好多事情——虽然现在并不是类似完结篇那样回忆往 事的场面，但是不经意回想起来，有时候会感受到一种意外的心情。春假的那段经验，对我来说非常鲜明，换句话说就是过于强烈， 所以甚至令我记得，那两个星期就是我人生的最高潮。如果我的人生存在着巅峰，那么就是在那个春假。而让我感到意外的是，即使那个春假结束，我的人生依然继续进 行。永远延伸下去。从不间断，持续进行着。有人说人生不是游戏，因为没办法重来。不过真要说的话，人生 因为没有结局，所以才不能叫做游戏吧？最近开始出现网络游戏或是擦肩通讯之类的应用软件，也就是所 谓没有结局的游戏，不过该怎么说呢，总觉得可以认定是游戏反而比 较像是人生了。总之无论如何，只要没死，人生就不会结束——人生会永远延续 下去。没有片尾曲，也不会有工作人员的字幕。即使成为高中生。即使成绩吊车尾。即使没有朋友。即使变成吸血鬼。即使恢复为人类。人生依然会继续下去。继续，是一股力量。继续，也会令人无力。“何况就算叫做黄金周，也只是受到电影业界的商业手法影响而 已，人们都不会觉得丢脸吗？我想要以此建言。” “想建言啊？” “想停止。” [6] “想阻止？” “因为一点好处都没有。说到停止，印刷厂跟经销商都会公休，所 以都得在假期结束之后赶进度。” “为什么哥哥要以出版业界的立场发言？” “有时候明明要在四月出的书，会因为黄金周延到七月！” “真是具体的例子。”

顺带一提，不只是出版业界，在黄金周依然完全无法休息的职业 也不在少数，所以某公共电视台没有使用“黄金周”这种冠冕堂皇华丽 绚烂的名词，而是改为“大型连假”这种单纯的说法。 不对。 无论如何都无假可休就是了。“说到商业手法，不只是圣诞节或情人节如此，白色情人节也很莫 名其妙，这个节日有耶稣基督或是圣瓦伦丁之类的由来吗？”“似乎没有。”“所以不应该叫做白色情人节，而是应该叫白色骗人节吧！”“嗯？”月火露出纳闷的表情。原本以为可以顺势说得通，看来失败了。“不过老话重提，黄金周这种说法，怎么想都觉得太夸张了，用黄 金来形容这段连假？连假天数明明会因为周六与周日的日期而变动， 为什么要用世界上最稳定的物质之一来比喻？”“唔——我觉得用不着具体批评到这种程度吧，虽然用黄金来形容 确实有点夸大。”

“好啦，你现在正在想什么呢……”“不要忽然变成歪曲王[7]啦，如果只是想讲帅气的台词就免了。”妹妹如此指责。我深刻反省。“黄金周……连续放假好几天，是这么开心的事情吗？在以前的时 代，连假在一整年里或许很少见，不过现在已经有快乐星期一这样的 制度了。”[8]顺带一提，以出版业界的立场，应该叫做不快乐星期一。这个业 界甚至希望周末都不要放假。“即使去除我讨厌假日的这个要素，我也觉得黄金周这三个字名不 副实。”“唔——与其说是名不副实，不如说是一种印象战略吧？是一种让 人听到就开心的演出。虽然不是标签效应，不过人们总是想帮事物取 一个好名字。哥哥，你知道吗？格陵兰虽然是非常寒冷的冻土地带， 不过还是希望有很多人来访，所以才取名为格陵兰（Greenland），想 让大家对这里产生一种绿意盎然的印象。”“别小看哥哥，这种事情我当然知道。不只如此，格陵兰的首府 原本叫戈特霍布，意思是‘神的希望’。”[9]“我知道我知道，现在改名成努克了。”兄妹俩正笑眯眯地进行着乍看和乐，实际上却险恶紧张的杂学对 决。“顺带一提，格陵兰是丹麦的自治属地。”然而月火的这句话成为制胜关键，这场对决以我的败北落幕。真的？原来是丹麦的自治属地？这个家伙的脑筋果然很好。既然她拿出杂学以外的普通知识对抗，我就毫无胜算了。“唔——因为是绿之日，所以就聊到格陵兰的话题了。”“哥哥，你好像有所误会了，四月二十九日现在叫做‘昭和之 日’，‘绿之日’是五月四日。”“咦？不是法定假日？”

“嗯。”“时代真的变了，我完全搞不懂现在是公元几年，也不知道模拟电 视信号到底停播了没。哎，不过如你所说，黄金周这种叫法，与其说 名不副实，不如说名过其实。以国家的名字为例，像是日本这个词的 意思是‘近日所出’，明明是极东岛国还讲得这么好听，任何地方都看得 到印象战略的活跃。不过无论是名不副实还是名过其实，肯定是挂羊 头卖狗肉吧？我觉得还是应该跟某公共电视台一样，用‘大型连假’这种 最普通的方式称呼才对。”我双手交握转动手臂，在活动肩膀伸展肌肉之后，盘腿而坐。“换个话题，来聊聊恋爱吧。”大概是察觉气氛不同了，月火也下床和我相对盘腿而坐。虽然完全无关，不过大概是骨架的问题吧，我觉得很少有女生能 盘腿坐好。月火在这方面表现得很棒，或许是因为身体很软吧。由于不像火 怜平时都在锻炼身体，所以这个家伙软绵绵的程度，令我记得她身上 的肉像是融化了一半。“你柔软得像马卡龙一样。”“哥哥，真要说的话，应该是用棉花软糖来形容吧？为什么会把知 名的甜点搞错成冷门的甜点？”月火如此回应。说得没错。不过，肌肉柔软与关节柔软，完全是两回事。男女之间的差异，应该源自于教养问题。“所以，哥哥要聊什么样的恋爱话题？”“不，正确来说不是聊恋爱的话题，而是聊某种可能是恋爱的东 西。”“嗯？某种可能是恋爱的东西？这个哥哥在讲什么？”

“总之接下来的这个问题，我只能问你这个才上初中就有男朋友，而且应该帮很多朋友进行过恋爱咨询，身经百战的家伙。”“不能问火怜吗？火怜也是上初中就有男朋友，而且帮很多朋友进行过恋爱咨询呢！她也身经百战呢！”“跟那个笨蛋没什么好聊的。”我如此断言。“那个在现实层面身经百战的运动服女孩，就算帮很多人进行过恋爱咨询，到最后也只是扔给你处理吧？”“不，没这回事，如果哥哥以为火怜是个只在火爆场合出面的战斗员，那就大错特错了，她还是会好好处理恋爱咨询的问题哦，只不过全部失败就是了。”“这样烂透了吧？”做不到就应该坦承做不到。因为火怜做不到这一点，我才会说她依然是小孩子。“顺便问一下，如果是找你进行恋爱咨询，成功率大约有多少？”“当然是百分之百啦！”月火得意洋洋地挺起胸膛，对她来说，这大概是令她自豪的成果吧。虽然被妹妹这样炫耀很不是滋味，不过这确实是值得自豪的经历。居然是百分之百。慢着，这终究有些夸大其词吧。“不，并没有夸大其词哦，是真的哦。只要找我咨询，无论是什么样的对象，我绝对会把两人撮合在一起。”“……”这就恐怖了。如此具有威胁性的成果，反而让我犹豫是否要找她商量——不对，到头来，光是想找妹妹商量的这个状况，我觉得就已经是非常错误的决定了。而且居然还是一一恋爱咨询。不管了。目前还完全不晓得这玩意是否真的是恋爱——所以就当成把溶液滴在石蕊试纸上做测试的轻松心态和她谈谈吧。“其实，我现在很在意班上的一个女生。”